



特首小姐 你早

亦舒
／著

亦舒新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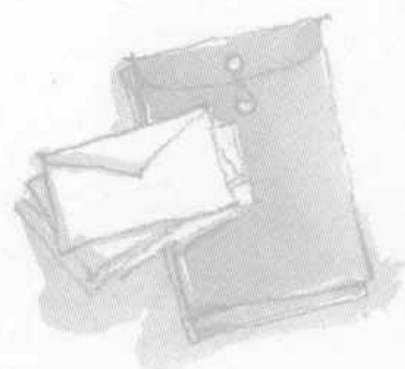
那天回到家，启之再拨她的电话，已经不通。他已尽了力。相信她也是。人对了，但是时间与地点完全不对……

亦舒新经典

那天回到家，启之再拨她的电话，已经不通。他已尽了力，相信她也是。人对了，但是时间与地点完全不对……

特首小姐你早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6-744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首小姐你早 / 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5
(亦舒新经典)

ISBN 978-7-80228-341-1

I .特...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565 号

特首小姐你早

策划：红书坊

作者：亦舒

特约编辑：丁丽艳

责任编辑：吕晖 杨雪春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30mm 32 开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341-1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长篇小说目录

东野

玫瑰的故事

珍珠

曼陀罗

蔷薇泡沫

独身女人

我的前半生

星之碎片

香雪海

两个女人

风信子

喜宝

野孩子

开到荼蘼

心之全蚀

她比烟花寂寞

可人儿

胭脂

小火焰

曾经深爱过

雨花

朝花夕拾

我丑

蓝这个颜色

没有月亮的晚上

拍案惊奇

请勿收回

圆舞

小玩意

玉梨魂

绮惑

流金岁月

异乡人

忽尔今夏

叹息桥

莫失莫忘

人淡如菊

西岸阳光充沛

有过去的女人

石榴图

譬如朝露

风满楼

满院落花帘不卷

烈火

古老誓约

七姐妹

紫微愿

三个愿望

阿修罗

我们不是天使

一把青云

伤城记

迷迭香

痴情司

连环

弄潮儿

预言

美丽新世界

一千零一妙方

心扉的信

小宇宙

没有季节的都会

寻芳记

天若有情

纵横四海

假梦真泪

银女

寂寞的心俱乐部

如果墙会说话

这双手虽然小

天上所有的星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幽灵吉卜赛

印度墨

蝉

艳阳天

只有眼睛最真

小人儿

明年给你送花来

一点旧一点新

悄悄的一线光

吃南瓜的人

花常好月常圆人长久

小紫荆

同门

这样的爱拖一天是错一天

嘘——

她的二三事

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邻居太太的情人

紫色平原

我情愿跳舞

电光幻影

蓉岛之春

特首小姐你早

葡萄成熟的时候

剪刀替针做媒人

乒乓

恨煞

孪生

漫长迂回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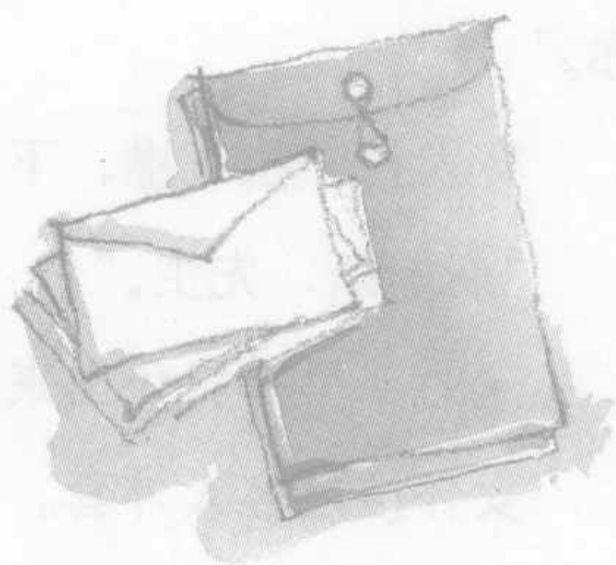
爱情只是古老传说

迷藏

灵心

大君

众里寻他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苏格兰高原，深沉灰紫色天空，雷声隐隐响动，极远的天际云层之中透出闪电。

一辆黑色大房车正朝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庄园驶去。

私家路十分遥远，大闸打开之后还有好几分钟路程，一路上经过修剪的松柏树纷纷掠过。

车子驶近屋子，玄关的灯亮起来，一个穿管家服饰的年轻人开门出来等候。

车子在他身边停下，司机下车开门。

车上是一位白发华裔男子。他推开车门，抬头看看天空，正好看到一朵巨大乌云掩到头顶，他喃喃地说：“可是要下雨了。”



年轻人趋向前，“初春时节，说不定落雹，邓先生，王先生正在等你。”

客人拉一拉衣襟，下车来，“你叫什么名字？”

“詹姆斯，先生。”

这时，另有男仆出来招呼远来司机。

女仆接过客人外套。

一个热诚的声音迎出来：“伯诚，别来无恙乎？”

那是大宅的主人了。

客人却不为所动，悻悻地说：“我好比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

主人说：“有话慢慢说，进来坐下。”

他把客人带到书房，只见四面墙壁上全是一排排精装图书，大张皮沙发，柔和的灯光，确实是个说话的好地方。

丝绒幔子遮住一半窗户，只见漫天撒下斗大冰雹，打在地上沙沙作响，一下子草地上便罩满白蒙蒙的小弹子，蔚为奇观。

室内炉火融融。

主人斟出威士忌酒，加冰递上，“伯诚，喝一杯再说。”

邓伯诚一饮而尽，只觉得醇酒像丝绒般滑进喉头，安抚他焦躁的心绪。

“再来一杯。”

他坐下，叹口气，“王灼荣，融岛快陆沉了。”

主人听了，只微微一笑，“都说政客比文人还多大话。”

“你知道这是事实，并无夸张。”

“融岛并非一个国家，它顶多只是一个县，后边有强大中央政府支

撑，你同我放心。”

“老王，融岛不可融入其他省份，融岛必须保留百多年来独特风貌。”

“大势所趋，伯诚，你应放开怀抱，迎接新的局势。”

“不，老王，你听我说——”

主人有点无奈，多年老友，非让他把话讲完不可，可是他肯定一说就好几个钟头，累死人，他暗暗打一个哈欠。

他按铃叫仆人。

管家进来，他吩咐厨房做消夜。

然后补一句：“请关小姐来一下。”

然后他才问客人：“你说到——”

“王灼荣，你出山吧，融岛栽培你，现在是你回报融岛的时候了。”

王灼荣只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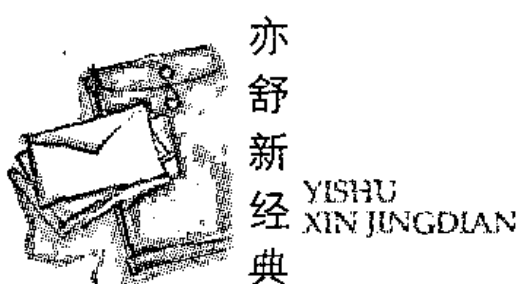
他老朋友急躁，“你长年躲在这种阴湿的地方做什么？难道从来不想念过去与我们在一起运筹帷幄的日子？”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找我？”

声音甜美，说话像唱歌一般。

声音的主人约二十多岁，长发披肩，穿一件丝袍，容貌亮丽，一见有客，“喔唷”一声，笑着退出去。

王灼荣摊摊手，“那是我的女友关明媚，你明白了吧？醇酒、美人，我在此隐居一百年也不闷，你别想我再出来蝼蚁竞血，劳碌三十年，目的纯为替自己赎身……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无论如何不会再现身，长话短说，伯诚，欢迎



亦
舒
新
经
典

YISHU
XIN JINGDIAN

你来探访。”

“老王——”

“伯诚，融岛起初叫熔岛，因为人人知道它是一个大熔炉，包含多种族文化，有容乃大，在这个大城市内有才之士都可以发挥才能，得到社会赏识，后人觉得熔字火气太大，太过霸道，一致通过，改叫融岛。”

“这历史我知道。”

“人与事都有命运，不可强求。”

邓伯诚没好气。

幸亏这时，男仆捧进夜宵，原来只是一碗阳春面。

客人饿了，老实不客气地吃起来，又觉这碗面香滑可口，绝非一般白面可比。

吃罢，只见那关小姐又探进头来，这回，已经换了便服。

她陪坐一会，说几句话。

客人只觉得女郎娇俏可爱，全不做作，天生活泼天真，叫人如沐春风。

怪不得王某人在这里静享清福，南面王不易。

主人对客人说：“有话明日再说，你长途跋涉，想必累了。”

男仆进来说：“邓先生，请走这边。”

邓伯诚只得退出书房。

那一夜，他在静寂的客房睡得很好。

第二天，有大量杂声把他吵醒。

从二楼窗口看出去，只见管家詹姆斯与一大班年轻男女交涉。

这班男女举着示威抗议牌子、打着鼓吸引注意。

牌子上血红大字，写着“猎狐者死”、“禁止猎狐”、“猎狐无人道”等字样。

原来大清早来抗议猎狐。

推开窗户，只听得管家说：“你们走错地方了，这里没有马厩，我家主人从不猎狐，你们别浪费时间，各位可要喝杯热可可？”

众青年垂头丧气。

有人问管家：“这附近哪一家猎狐？”

仆人用纸杯盛出饮料饼干，那班示威者也不抗拒，纷纷自便。

管家微笑，“往这里走，约莫两里路远，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可抵达巴尔摩路行宫，女王陛下或许备有猎狐设施，你们可到该处示威。”

众年青人面面相觑，知道受到揶揄，败兴而去。

邓伯诚看得笑出来。

大门关上，不一会又打开。

原来是主人与女友吻别。

女郎说：“我先到伦敦，再往巴黎，三日即返。”

“我等你。”

女郎不大放心，“我已买通某些仆人，你当心行为。”

王灼荣笑了，“你少淘气。”

邓伯诚无比艳羡，只见一架直升机远远飞至降落，主人送女友上直升机。

真的，生活如此舒适自在，谁还会复出？

稍后，他与主人在早餐桌上会面，咖啡香郁，他连喝数杯。



“王灼荣，你不出山，至少向我推荐一个人。”

“融岛到底怎么了？”

邓伯诚叹口气，“年中李如润就荣休了。”

“什么人继任？”

“无人愿意出来继任。”

“怎么可能！”

“人人想法同你一样，谁也不想出来做这份苦差：天天挨批挨斗，还须日理万机，站不是坐也不是，老李退休，若职位悬空，上面只得派人下来——”

王灼荣笑容收敛，“嗯。”

“原先以为融岛有的是野心勃勃、爱好功名的才俊，可是你看，多么令人失望。”

王灼荣像是一下子从温柔乡中走了出来。

“融岛为它的成功所害。”

“这话怎么说？”

“这小小地方所有放肆不羁的相反意见都可获发表，渐渐形成放纵！太痛快了，只有破坏，并无建树。”

“老王，言论自由是融岛至大资产。”

“我同意，可是许多人觉得头痛：李如润不止一次回过来指摘新闻界对他不留情面，把李夫人发型服饰都取出揶揄；每季评分，对内对外，都只给不及格。”

邓伯诚苦笑，“作为首席顾问，我也挨骂，我同你讲，背后有人传你谣言是一件事，但是报纸头版头条斗大字指名道姓叫你下台滚蛋又

是另一件事。”

王灼荣回答：“你可以回骂他们水准低、不明就里，你维持缄默，是因为你有涵养风度，保留辩驳权利，但，言论自由不可少，一个政府必须有度量容忍更坏的恶性批评。”

邓伯诚喊痛那样叫起来：“喂，政府里也是人。”

王灼荣笑，“忍受不了热度，最好走出厨房。”

邓伯诚悻悻，“所以再也无人出来继任首长一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王灼荣沉默。

“后果堪虞。”

王灼荣答：“经济复苏在望，前景大好，大部分市民根本不在乎谁担任领导。”

“李如润是第五届首长，条例指明，六届之后，融岛可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政府首长。这是何等样特权，历史性大跃进，怎可弃权！”

“真的没有人出来继任？”

“同高如山及于金玉谈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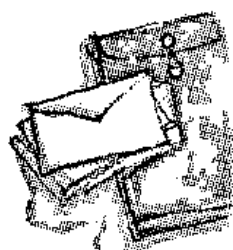
“他俩一向好名声。”

“都不愿坐这职位。”

“世上竟有此奇事。”

“想法都同你一样，你愿否出来？只一年，十二个月后你大可请辞，然后融岛可获一人一票自选首长。”

王灼荣笑，“这十二个月内，我一生结交的女友玉照都会刊登在报章上。”



邓伯诚不出声。

“我两任前妻为何同我离婚，我性能力的高低、银行存款数目，全部暴露人前，生活琐事会被漫画家画了本子嘲讽。”

邓伯诚只得摊摊手。

“不，我觉得融岛不需要我。”

邓伯诚看着染色玻璃外的绿茵草地，神情沮丧。

“来，老朋友，我与你到草地散步。”

他俩披上外套走到老远，只见绵羊成群走过，石筑围堤上长满紫色石楠，空气清新如水晶。

邓伯诚叹口气，“呜，我也不走了。”

“回想你我一生，自小是模范青年，孜孜不倦，勤学向上，吃多少苦也咬牙挺过，但是伯诚，岁月不放过任何人，转瞬间已是中年人，我想留些时间给自己，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请允许我自私一次。”

“老王，我无异议，只是，希望你给一个锦囊。”

他俩坐下来，望向天际，一只友善的牧羊犬走近摇尾。

邓伯诚这才明白，步行近三十分钟，却仍在王灼荣庄园范围之内。他拥有的土地面积恐怕比融岛还大，要他出山，势无可能。

“你对融岛忠心耿耿。”

邓伯诚点头，“许多人骂我是庸才，但我爱融岛。天才像你，但不愿出力，又有何用。”

他动气了。

“老王，”他意兴阑珊，“下午我就回融岛去。”

“别急，只有十二个月？”

邓伯诚大喜，“你回心转意？”

王灼荣摇摇头。

“回去吧。”

“伯诚，我向你推荐一个人。”

“谁？”

这时王灼荣身上响起铃声。

他自袋里取出一只银底粉红色手提电话，转过头去絮絮细语。

“是是，我仍与邓先生在一起，你放心，我不会走开。”

他把那只电话对牢老友，原来小小对话器还有视像拍摄传真器。

邓伯诚只得向关小姐摆摆手。

王灼荣关上电话。

他说：“自十五岁起我就渴望有关明媚那样的女友。”

“我明白。”

“我从未做过少年人，十五岁那年，我半工半读，部分薪水还需养家。”

两个中年人往回走。

管家詹姆斯驾着小房车出来接他们，远远停住了车。

“吃了午饭再走。”

邓伯诚却累了。

厨子的一碟橘子鸭做得美味无比，他多喝了一点红酒，回房收拾行李，倒头盹着。

醒来已近黄昏，房里不知谁捧进一盆水仙花，幽香扑鼻。

他推开窗，看见有几只雉鸡飞过，银绿色羽毛煞是好看。



亦
舒
新
经
典

YISHU
XIN JINGDIAN

他下楼去吃下午茶。

没想到远在异国高原可以吃到新鲜生煎馒头。

“来，伯诚，喝一杯龙井茶。”

邓伯诚苦笑说：“我真要走了。”

“你还没听我向你推荐谁。”

“谁？”

“我有一个长兄，英年早逝。”

“我听过这件事，深觉可惜，他好像比你大一岁。”

王灼荣叹口气，“正是，他与大嫂交通失事失救，遗下一子一女，女儿今年二十六岁。”

邓伯诚扬起一边眉毛。

“她叫王庭芳。”

“一个小女孩？”

“二十六岁不算小了，未婚，独身，品格良好，十三岁进伦敦大学修人文学及新闻系，十八岁在史密斯读完博士往联合国工作，此刻帮安南属下一组研究第三世界国家节育问题，已有十年工作经验。”

邓伯诚瞪大双眼。

“一年，十二个月，我想她能胜任。”

“你开玩笑！”

“不，我说真的，初生之犊不畏虎，她出身富裕，肯定不会贪污渎职；身家清白，没有历史；学识与工作能力一流；精力充沛，一日工作十六小时毫无倦容，这样的人哪里去找。”

“只是一个普通女孩！”

“那样还算普通？”

“这世上满是有能力父母栽培的平凡天才儿童，融岛怎可交在他们手中。”

“伯诚，你迂腐，融岛一早应轰走你这样的首席顾问。”

“政治不是艺术，单凭想像力及创意行吗？”

“你已走投无路，不转弯更加不行。”

王灼荣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王庭芳。”

照片中是一个清丽可人的年轻女子。

“这可不是参加华裔小姐比赛。”

“伯诚，你与其他摄政王的指标其实是一年后一人一票，这一年由谁出任都一样。”

“我不能接受这样儿戏的人选。”

王灼荣看着老友，“无论哪个机构得到王庭芳这样的人才都应庆幸。”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算是我误会，你也不要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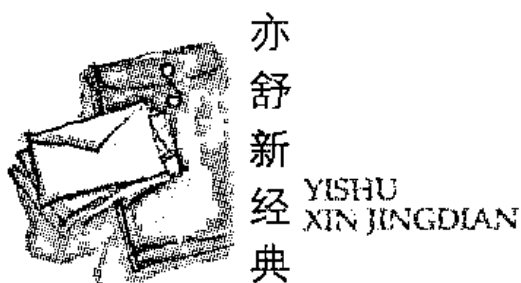
王灼荣的话已说完，他站起来预备送客。

邓伯诚迟疑一下，忽然之间做出一个决定，他把桌子上王庭芳的照片及履历表收进公事包里。

“你说得对，老王，依此刻民智推理，一人一票可能选出当红歌星小露宝。”

王灼荣微笑，“素质也不会比本世纪历届美国总统更差。”

邓伯诚笑得哽呛。



亦
舒
新
经
典

YISHU
XIN JINGDIAN

他们互相拍着对方肩膀。

司机把车子驶出来，邓伯诚有要事在身，匆匆上车去了。

那一天，渐渐下着油似细春雨，水仙花一望无际地在路旁盛放。

邓伯诚不由得自言自语吟起来：“美丽水仙，我们为你早逝哭泣，如早升旭日，尚未看到午辰……”这是他在大学读英国文学时背过的济慈的诗，至今尚未忘记。

车子经过，大闸门又缓缓关上。

在地球的另一头，小小公寓房子内小小卧室里，一张双层床，下格睡着一个小男孩，上格却是个年轻人，床不够长，双腿伸也不是缩也不是，他也勉强将就，睡得十分香甜。

外边狭窄的客厅，年轻人的兄嫂正忙着张罗早餐，吃了好上班去，小市民生活节奏紧张。

“去叫小宝起来。”

“这孩子十岁整，日日需父母苦苦哀求才会洗澡、吃饭、做功课、起床、睡觉。”

“没有一样自动，是谓小孩。”

“他抱怨鞋子又小了。”

“是，每隔三个月裤子太短、衣服太窄。唉，黄口无饱期。”

大嫂进房去把孩子拉起来梳洗。

“真得训练小宝独立。”

“一日到黑恐吓他要不学乖，要不送去寄宿，一日面青唇白回来说：妈妈，黄松治去了伦敦寄宿，原来真有如此悲惨遭遇。我说你别担心，我家负担不起这种刑罚。”

孩子惺忪换上校服。

大嫂瞄了房门一眼，“二叔这一觉又得睡到下午。”

“别去理他。”

“半年了，不知是我们成功抑或是他失败，也不见他找工作，成日吃了就睡，其乐融融。”

“你是大嫂，包涵点。”

大嫂说：“我替他可惜。”

一家三口出门去。

在电梯里大嫂还在说：“当日老爹辞世，节蓄公平分两份，我俩用来置业，至今经济稍微复苏，日子还过得去；他却用来留学，如今多才博学，一肚皮学问，日日睡懒觉。”

“他好像打算教书。”

“校车来了。”

周启之在小床上转个身，他每句话都听到。

他睁开双眼，心里想：真该找工作了。

可是全部资本已经用来游学六年，文凭一大堆，户头里无一文，究竟会些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不过再不搬出去，怕启超在妻子面前日子不好过。

连侄儿小宝也问他：“二叔，你不上学，也不上班，你做些什么？”

这便叫做社会压力。

他起床梳洗更衣，电话响了。

原来是早他三年回来的老友林森。

“启之，出来喝杯茶。”